

嘉祥縣志



嘉祥縣志卷之五

一邑之明嘉祥縣知縣公安龔仲敏纂脩

清嘉祥縣知縣遼左張太昇鑒定

儒學教諭蒲臺霍希賢

訓導威海呂祚蕃

邑廩膳生員董方大續纂

副榜恩貢宋延祉

增廣生員李昂麟

藝文志

曰藝曰賦平入文以列外賦天不谷氏隨傳金



叙曰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若乃詞潤金  
石思矯風雲馳騁著作之林揚扃經綸之秘本  
乎心生而垂乎不朽亦云文而已矣大雅不作  
萬竅競鳴學者不知有古文詞而濡毫吮墨動  
欲以作者自命家洛誦人副墨鐫勒之盛填山  
溢谷抑何其談之易也茲所錄大都事典而文  
復雅馴可傳者乃哀次焉至有紀其事不足重  
一邑錄其文不足重伊人者姑從而乙之述藝

文

制類

唐開元八年詔

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於十哲之次

唐開元二十七年詔

孔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子之數不在四科之  
目頃雖列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允稽先哲俾修舊  
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  
宋封曾子為郈國公詔  
孔子稱顏回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

傳得聖傳者獨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軻忠恕  
而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篇丕闡前世之蘊而孔  
子之道益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衍繹著書垂訓中  
更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大成惟顏孟  
侑食曾思不與尚爲缺典先皇帝述道統之傳自伏  
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下顏曾思孟昭然俱在非  
以遺我後人乎可令禮官學官議可升曾思侑食

元加封曾子郈國宗聖公詔 至順二年

朕惟孔子之道曾氏獨得其宗蓋本於誠身而然也

觀其三省之功卒聞一貫之妙是以友于顏淵而無  
媿授之思孟而不湮者與朕仰慕休風景行先哲爰  
因舊爵崇以新稱於乎聖神繼天立極以來道統之  
傳遠矣國家化民成俗之功大學之書具焉其相予  
之脩齊茲式彰於褒顯可加封郈國宗聖公主者施  
行野林之戲寶蓋於東恩惠天命此軀彼蓋而簡在  
風誥類聖人心其姪一也知吾國之輔也  
熾烈明封嘉祥縣城隍爲顯佑伯誥 洪武 縣守幽  
制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

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神司  
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以明有禮樂幽有  
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  
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  
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嘉  
祥縣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  
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知  
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  
命睠此縣邑靈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佑

伯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  
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邑政享茲祀典悠久無疆  
主者施行書以稽於世與天此以勸於民守而  
會勅類于軌古于軌今以勸於民守而  
崇興宋封青山君爲寧應侯勅崇寧元年拜  
惟神自漢建寧夙紀靈德逮我永泰始賜命書祠名  
孔昭爵號未建郡奏來上民言著稱水旱有新雨暘  
無爽其加優秩以修神休用享乃誠永澤茲土可特  
封寧應侯

奏疏

為崇植先賢系胄以隆道化疏

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至孔子而大明其

德與功垂之萬世直與天地同其高厚矣孔子傳之

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不惟心相授受

且筆之於書以詔後世洩天地之精蘊揭宇宙之綱

維滙六經之淵源掃百家之蹊徑考之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所載如一貫之旨正心脩身之學中和位育

之功性善誠明之說王霸義利之辨微言妙道不一

而是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者然則曾子之功豈小補哉暴秦

坑焚之後道學不明漢司馬遷號稱良史其序孔門

弟子列傳但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

孝經而已唐韓愈竊附於聖人之徒其序道統之傳

直以孟子上接孔子他尚何說哉良由大學中庸二

書混於戴記篇中不與論語並顯學者莫知其為學

之樞輿而討論之是以時君世主徒知推尊顏孟而

不究其源委

嘉祥縣志 卷之五 五

忽於曾子子思自唐迨宋雖加曾子封爵而從祀猶  
列於十哲之後子思則杳無聞焉宋仁宗始表章學  
庸二書而程顥程頤朱熹諸儒更相發明迺窮源  
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道統授受之功曾子爲大而子  
思次之咸淳三年由是始封曾子爲郕國公子思爲  
沂國公配享次於顏子躋於孟子之上而四配之位  
始正是萬古不易之論也我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  
首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  
舊制弘治間因脩顏子孟子廟特置世襲翰林院

經博士各一人以主祀事此孝宗皇帝稽古右文之  
盛舉也夫曾子傳道之功優於顏子而孟子私淑於  
曾子子思今顏孟子孫皆世襲博士而曾子之後獨  
不得沾一命之榮豈非古今之闕典也哉當時典禮  
守土之臣曾無一言及此者豈以曾子子孫散在四  
方歷世久遠譜系不明恐有冒濫之弊臣嘗考春秋  
之時莒人滅鄆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然則曾子去  
受姓之祖甚近也後世凡曾姓者孰非曾子之子孫  
乎又訪得正德年間今都御史錢宏任山東按察司

會事巡歷至嘉祥謁曾子祠墓因令有司訪求附近  
編氓中曾姓者得一農夫於深山中貌甚朴野詢之  
果曾子之後也不知錢宏當時何不請於朝而復使  
之淪沒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廁於衣冠之列故耳  
臣愚以爲先王興滅繼絕崇德報功其意甚廣其道  
甚遠不當因其子孫無賢而遂已也臣自入仕以來  
見三氏子孫來朝輒有感於衷耿耿不忘幾三十年  
茲者恭遇皇上釐正孔廟祀典一洗前代陋規重勞  
聖駕臨幸國學躬身釋奠之禮臣謬以章句之儒得

預俎豆之事欣榮鼓舞不能自己乃敢陳其愚見仰  
瀆宸嚴夫亦數千載未備之典必有待於今日歟乞  
勅內閣禮部議擬取自聖裁准照弘治間顏孟二氏  
事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  
博士世世承襲俾守曾子祠墓以主祀事斯文幸甚  
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曾子祠墓因令有司訪求附近

編氓中曾姓者得一農夫於深山中貌甚朴野詢之

果曾子之後也不知錢宏當時何不請於朝而復使

之淪沒耶必以其人鄙陋不可廁於衣冠之列故耳

臣愚以爲先王興滅繼絕崇德報功其意甚廣其道

甚遠不當因其子孫無賢而遂已也

臣自入仕以來見三氏子孫來朝輒有感於衷耿耿不忘幾三十年

茲者恭遇皇上釐正孔廟祀典一洗前代陋規重勞聖駕臨幸國學躬身釋奠之禮臣謬以章句之儒得



重儒先也官必嫡襲嫡絕而以次支及大都必勘結  
詳明族屬平服永無爭議乃許襲之防詐冒也廕典  
所關法例具存雖有大奸巨猾之徒通賄營求干權  
鑽刺誰得而紊冒其間者乃今山東兗州府嘉祥縣  
近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衮朦朧冒襲之弊則大有  
可議者臣待罪該科職司糾駁偶有睹聞不得不爲  
皇上陳之臣八月十七日進科見有原任博士曾質  
粹孫曾繼祖投揭一書名曰叫天錄至九月初一日  
衮亦投揭次日接到繼祖一本奏乞天恩懲冒襲正

苗裔以昭國法事奉聖旨禮部知道臣忝看得奏揭  
情詞竊謂曾參後裔今是何嫡支繼祖應否承襲自  
有譜系可查未敢妄擬姑就各具揭帖以理法質之  
則衮之襲有可議者五揭稱曾參原籍山東至十五  
世孫曾據挈家遷江西居廬陵諸郡嘉靖十三年世  
宗肅皇帝遍求天下曾粹始自江西保送承廕博士  
當是時查衮業已爲未豐縣學生員矣果使係嫡耶  
宜應訪告明本省衙門起送胡乃與伊親兄曾嵩於  
提學副使考審時俱稱生長南方不樂北徙具結送

質粹赴部奏准顏孟二氏例世襲翰林博士夫衮不  
爭於質粹未受新廕之先乃閱二十年餘而後構爭  
於其孫繼祖則當時觀望憚遷之意與近乘機冒襲  
之情聚畧可見此大可議者一也衮揭質粹原係支  
派借襲而繼祖則謂曾氏故無博士自質粹始臣愚  
以爲凡始受廕之人即異日子孫世襲張本况儒廕  
美秩誰肯安心借人使質粹以支派冒襲就當於其  
存日告爭若今繼祖奏結事體然何故嘿嘿至其沒  
後而始爭襲之也又使衮果當襲衮應貢具奏時該

部何以參看得曾衮應貢來京意圖爭襲似難憑信  
等語夫該部之批參想緣違例遲難而始襲顯然冒  
爭此大可議者二也儒廕熙朝重典比別廕不同而  
曾氏系在山東江西必當取兩省勘結二氏合族情  
詞乃爲無弊據揭衮奏行江西不行山東專取親屬  
保結而不同質粹一支對理則偏徇之情難憑朦朧  
之弊莫掩此大可議者三也廕襲之法嫡絕次承兄  
終弟及例也繼祖揭衮見有親兄曾嵩而衮揭不辨  
則嵩在可知即衮文當襲前此曾嵩應貢時胡不奏

襲博士而其選未淳縣訓導廕不先親兄而遽及弟  
弟及承宗廕而顧遺兄兄弟之倫廢嫡次之序淆此  
大可議者四也廕必嫡且賢袞之是嫡與否未可知  
也若以大義論之臣讀曾子誠意章以無自欺爲訓  
及論齊家則曰一家讓一國興讓若袞非嫡冒襲則  
既欺其心又欺其族又欺其兄悖祖參無自欺之訓  
矣倡劫爭而寡恬退悖祖參一家讓之訓矣再考曾  
參易簣一事竊嘆古大賢雖死猶不失其正乃事親  
則惟養志其作法垂訓類如此袞襲非其正逆志決

不欲也以之祀守廟墓肯欺其祀而妥靈地下耶此  
大可議者五也袞儒先之後業儒者類多懷及烏之  
情以故該部止據該省衙門勘結題覆袞幸得襲今  
官臣何獨敢苛責爲也但以襲廕必須正當恩典豈  
容詐冒一有詐冒即再易之不爲嫌要於其當使不  
可爭若袞冒襲而不行參究恐將來覬覦之徒未必  
不比例奏擾之紛紛也參照博士曾袞系叨賢裔行  
埒市徒安土憚遷初已無迫遠之念乘機攘奪繼乃  
萌穿窬之心越次以襲官故爲不第構爭而冒襲似

屬欺公即其老猾以徧干顯是僥倖而苟免所當叅  
究以儆詐冒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即行山東江西撫  
按復令所屬司府縣學衙門虛心秉公毋以近經題  
衮爲嫌務查曾氏族譜拘集合族對理取具三氏並  
各干公結實實應襲嫡支送部另題請奪庶世襲永  
杜後爭恩蔭不致冒襲雖所謂愛禮法即所以愛先  
賢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大旨爲遵明旨重始爵以斥奸邪以正大賢後裔疏

劉不息

明吏科都  
給事中

竊惟治道以崇儒爲重人臣以君命爲尊始封已定  
奚啻左券弗可易也豈意紀綱大明之時而有此覆  
盆之寃哉謹按先賢曾參山東嘉祥人其孫曾據因  
漢末兵亂携家過江寓江西之豫章吉陽郡迄今二  
千餘年幸荷世廟憫念斯文崇重祀典以曾子與顏  
孟同而廟祀與顏孟異是以嘉靖十三年間禮部移  
文遍求天下但係曾氏子孫雖及其踈遠有可徵據  
者亦在所求臣等仰思世廟推恩之意爲曾氏世代  
綿遠但得曾子之後可以奉祀之矣比時曾質粹曾

嵩會袞俱在也嵩袞若於世代爲嫡自當慶此遭逢  
之非偶而上應君命下除墳廟矣何徐提學面鞠之  
則曰生長南方不樂北徙夫果曾氏之嫡也何爲不  
願北耶嵩袞而果不欲北也則於君命祖塋若秦越  
相視邈不關心而倫理恩義泯絕矣獨曾質粹首承  
禮部訪求之檄賚捧江西起送之文破家北遷間閔  
赴部遂奉世廟聖旨既勘得曾質粹係先儒曾子之  
後准照顏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仍與世襲  
欽此大哉皇言不但表章先儒於既往又杜絕爭弊

於將來夫質粹五經博士是質粹之前未有博士也  
仍與世襲是質粹之子孫世襲也擬之建國封侯之  
例質粹即始封之君也苟非自罹重罪雖朝廷不得  
輕廢况其他乎豈期巨奸如曾袞者恣錢神之賄囑  
肆賣鬼之幻術朦朧冒襲欺君背旨其罪有可勝誅  
者哉夫袞嵩之弟也嵩尚不可襲况袞乎袞罷官也  
未官已不得襲况視官者乎背祖而不果北徙非孝  
也背命而爭奪職官非忠也不孝不忠之人而濫列  
儒官不惟無以示風化即使承承曾氏之宗廟臣等

不知守誠正。雖如先儒參者，肯享其祀否耶？坐視於質粹未命之前，而取浩蕩之鴻恩，攘奪於質粹既沒之後，而遺已成之明君。表者誠奸巧之尤，而欺罔之甚者矣。臣等以爲明旨未下之前，則庶不可以先嫡。明旨既下之後，則不願比徙者。又安得以奪始愛君命之後乎？自明旨一下，而不願比徙者，雖嫡不嫡，況世代寥遠，其所謂嫡庶者，又非明有徵據者乎？彼文書私約，不過捏寫以欺罔天聽耳。即使果有之，亦不過彼此私情，敢與君上之明旨抗耶？不以君旨爲可據，而以私約爲足憑，不以不願比徙之情爲實案，而以酬勞爲辭。諸臣之勘覆皆非也。臣等咸不敢苛論矣。萬曆元年間，科臣李盛春目睹衮等之爭辨，深恨曾衮奸邪，具疏上瀆，荷蒙俞允。臣等此時惟知以查質粹之子應襲者爲是，而獨勘曾嵩之子孫應襲者爲非。夫何部議未定，舍其是從其非，至使曾質粹之嫡孫曾繼祖抱膝冤恨，籲天悲號。凡有人心，不忍聞見。豈宜湛恩汪濊之時，而乃有此向隅之泣耶？臣等以爲繼祖與衮之是非，不待辨而繼祖之子與嵩之

子其承襲亦不必辨惟於世廟聖旨定之矣始官在質粹世襲在質粹錫之於天子者自當傳之於子孫孰得奪之奪之即背違成命矣今日袞既可以奪繼祖焉保他日無奪袞者出乎爭者籍籍論者紛紛是輕朝廷之命而視世爵爲奇貨不亦上違世廟之殊恩下亂先儒之廟祀乎近聞江西之勘又有以曾嵩之子樞承襲者夫曾袞既革而以嵩子承之是袞之奸不幸而不得行於身猶幸而得行於孫其於世廟明旨均爲背矣伏乞勅下禮部從公覆議務遵成命

勿泥前轍將曾繼祖之子承襲五經博士將會袞革職仍奏請提問以治其違命冒襲之罪庶恩命出自朝廷而奸僞或有所懲矣奉聖旨是

大畧爲懇乞聖斷亟正先賢廕襲以懲奸倖以明公

疏望古斷帝袞襲劉光國

明廣東道御史

臣等近見江西巡按御史燕儒官具呈都察院爲儒臣冒襲構爭乞賜勘究以正恩典以杜僥倖事先該吏科給事中李盛春題前事禮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據今御史燕儒官勘得曾嵩仍

不願北徙欲讓弟曾衮斷以立嫡之義要將曾嵩長子曾樞起送襲職等因臣等查得本年五月內有山東兗州府嘉祥縣已故翰林院博士曾質粹孫曾繼祖奏爲奸謀朦越冒襲懇乞天恩洞察行文查勘以歸正廕事奉聖旨禮部知道及繼祖亦各遞揭到臣大畧謂伊祖曾質粹於嘉靖五年間自江西徙家山東依奉曾參祠墓向以衣巾奉祀至嘉靖十八年蒙世宗皇帝特恩比照顏孟二氏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至嘉靖三十九年質粹病故繼祖承重接喪

丁憂兼以家道窮迫遷延未得請襲間被今襲博士曾衮誣奏自稱係曾參嫡支朦朧襲職以是不甘哀鳴求辨臣等竊惟表章先賢帝王盛節自曾子之後千百餘年子孫混跡草野無以自見一旦求其入命之官以主祀事右文教於一時慰賢靈於千古聖朝重道崇儒之意超越百代其典誠至重而其恩亦至渥矣乃今使散誼首事之人既蒙恩而中絕夤緣奸巧之徒得攘竊而行私有乖公道亦負國恩豈不爲聖典之累哉臣謹察之輿論檢之卷牒其事之始終



歷歷可指請得而質之伏聞嘉靖十二年間該掌詹事府吏部左侍郎顧鼎臣奏奉世宗皇帝聖旨以曾子孔門大賢不可無後遍求天下以繼宗祧當時止以得人爲幸固無擇於所謂嫡與支也彼時江西提學副使徐階面審曾嵩曾衮俱稱生長南方不願北徙載在江西布政司回咨咨呈司府查得惟曾質粹欣然請行乃得結勘起送到部以衣巾奉祀數年始得蒙恩授以世官是曾子千數百年以來無後而有後自質粹始也曾子之後千數百年以來無官而有

官亦自質粹始也承祧已定事奚可疑乃於嘉靖三十九年質粹病故未襲衮以應貢到京見有可乘之機遂動魚稅之念具本奏下禮部先被叅格不行後歷教官陞攸縣以贓敗官遂挾囊金大肆營求欲爲子孫立千百世之基輒得朦朧替襲前職此於事體人情其果順耶否耶夫當禮部訪求之時事固未定衮懷觀望不欲應其求矣衣巾奉祀之時衮薄之不爲羨心亦不萌矣質粹未死之先時無可乘之隙衮又不與爭矣及乎世官既得質粹已死欺繼祖之孤

弱攘其背而奪之其於天理人心又果安耶否耶夫以曾子距今世代濶絕中間統系既以不明宗派亦恐難據其為嫡也支也蓋不可憑矣即如譜系果明曾衮果嫡則當追念遠祖先質粹而來可也乃云不願北徙兄弟一詞是忘本始矣况幸遇我世宗皇帝舉千百年之曠典為人後者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也尚恐不副其望招之猶不來是忽君恩矣衮之設心如此即使其為真嫡也而義亦非嫡矣前此則懼遷今日則爭襲衮非欲為曾子後也為世官也是也

曾質粹數十年勤勞祇為曾衮漢人之利聖朝千百年盛典祇為曾衮壟斷之謀其薄惡之行鑽刺之神人人知之無不唾且恨者儒臣亦榮矣世官亦重矣可使斯人竊而有耶賢哲之氣既欲崇德亦以象賢衮以行險僥倖之徒是可以奉明德而崇祀耶又查得給事中李盛春原論衮不可襲爵五議乞行勘究改正仍歸曾質粹之後及查禮部移都察院咨止云轉行撫按衙門查審會嵩如有子孫明白開報合與世襲若果嵩後無人方許曾衮承襲夫止言會嵩曾

袁子嗣之有無而不言曾繼祖曾家爭襲之是非是以御史燕儒宦止於據咨回復不爲併勘與原題之意迥不相同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咨文又云質粹以昔年族衆推往山東追訪墳廟襲職一代以後仍歸嵩袁嫡派子孫見有私約可證則質粹以別枝授廕原爲酬勞似又不通之甚者夫質粹之始棄家而東也能逆知恩廕之可必得乎假如聖朝無此特恩質粹終身不得果誰爲之償其勞乎且聖朝之有是命爲其爲曾參之後非爲質粹之勞也袁欲質粹任

其勞已則享其逸且以明聖褒賢之典爲一已酬勞之具是謂有君親之念者乎質粹親受世宗之命云仍與世襲世襲者與質粹之子孫也不以成命爲可違而以私約爲可據不責之大義而曲徇其私情此文臣等之所大惑也即如私約可信亦必兩詞具案然後可耳乃止取江西結勘而山東竟無隻字其故何耶叅詳始末通屬悖謬袁之夤緣捏侮益可見矣臣等愚昧切以質粹未膺爵之先豈惟嵩袁得與凡爲曾氏之裔者皆可得也質粹既膺爵之後受之朝

廷傳之後裔質粹之所貴衮惡得而奪之此理甚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徒取諸此以與彼抑何心哉臣等待罪言官職司糾察知奸不摘則僥倖獲免有冤不白則善類將殄非所以奉陛下法也矧褒崇賢哲本欲維世而濫及匪人反以容奸其於世道民風關係匪細故敢不避嫌怨披瀝上陳伏乞勅下禮部將會衮奪官爵命回原籍仍命曾質粹子孫承襲博士未杜爭端則公道明而人心悅先賢地下之靈亦將感服陛下大公至正之恩於無窮矣奉聖旨禮部

知道

請改四氏學疏

禮部一本巡歷事竣敬陳補偏救弊之畧以備採擇事該山東巡按毛在題前事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議各道之分任九款係隸各衙門列上請聖裁定奪恭候勅下臣等遵奉施行一開賢裔之均收前件臣等議得國家設立三氏學優崇聖賢後裔亦以胥教誨而育才俊也但止及孔顏孟而不及曾氏者緣曾氏子孫流寓江西至嘉

靖年間奉欽依世襲博士始復還山東依守墳廟今  
雖子孫微弱尚未蕃衍但均係先賢之後教養作興  
委不可獨缺既經巡按御史毛在條陳咨吏部知會  
並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提學及各該衙門以後  
曾氏子孫果讀書向方堪以作養者俱許送入該學  
其考選應試廩增起貢悉照三氏例施行至於遇有  
朝廷大典禮典孔顏孟子孫一體行取赴京觀禮庶  
聖恩普照賢裔均霑其於崇儒重道之典益復增光  
伏乞聖裁奉聖旨是

其受請祭田疏

亦與曾承業

曾承業

曾子六十一代孫

為懇乞天恩比例補給祭田佃戶以全祀典事臣自  
祖以來世為山東嘉祥縣人迨祖曾據丁逆莽之亂  
遠離故土避難江西遂居卜於永豐輒捐棄其廬舍  
先祀不絕者蓋如綫耳以故祭田佃戶一槩遺失恭  
遇世宗肅皇帝御極十有八年追思前賢俯詢宗派  
詔令查有曾氏嫡派子孫應承襲者仍世其官尋蒙  
大學士顧鼎臣請旨遍訪臣祖質粹自江西抱譜應  
詔即據山東江西等衙門覆勘相同遂荷特恩准世

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仍照顏孟事例撥給祭田佃戶  
等項永供廟祀夫以先賢之裔久棲遲於異土草莽  
之賤驟授職於清華蓋千載一時矣比蒙山東撫按  
轉行該府州縣撥間不意臣祖質粹即世臣父繼祖  
復爾喪明遂致遷延日久未蒙復額及臣承襲尚未  
奏討竊念臣以流離之子幸得被先世之冠裳竊竊  
林之後彥揣分自惟亦寵榮極矣豈敢別有覬覦但  
臣祖曾子其有功於聖門既與顏孟相同臣今承襲  
其受職於天朝亦與顏孟無異陛下崇德報功之典

優異欽恤之恩固無所豐嗇於其間也乃二氏子孫  
久沐厚典臣尚未沾實惠且春秋二祀殊乏籩豆盞  
簋之品老稚數口實鮮兼辰薦歲之需是以罔避自  
陳之嫌敢哀鳴於君父之側伏望皇上憫念先賢勅  
下該部查照顏孟事例一體題覆撥給祭田佃戶等  
項庶臣供祀俯仰有賴而臣祖參沐恩寵於九原爲  
益深矣臣不勝額天待命之至奉聖旨禮部知道

補給祭田緣由疏

石星

明戶部尚書

題前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撫

嘉祥縣志 卷之五  
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應昌題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准戶部咨准禮部咨該本部博該曾子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本部覆奉欽依內開備行山東巡撫衙門查明具奏等因准此隨行山東布政使司從長查議去後今據該司呈准分守東兗道左叅政劉際可咨據兗州府申稱查得曲阜縣世襲博士顏胤祚廟佃戶四十六戶本縣十八戶其餘人戶並祭田五十頃俱滋陽等縣僉設鄒縣博士蓋

原舊佃戶四十六戶本縣四十二戶滕縣六戶而慶共絕七戶見在止存三十九戶祭田五十頃係元泰定及國朝景泰年間欽賜俱在本縣各社撥給今據嘉祥縣申稱本官故祖曾質粹曾於嘉靖年准撥給祭田四十四頃坐落鄆城縣地方當委鉅野縣丞唐峻德踏丈緣以年遠荒廢無從研究止丈量出地四十頃合將本縣黃河退灘並陸續開荒納穀未入糧熟地內除出五頃共四十五頃撥給會廟以爲祭田及查佃廟人戶清出濟寧州四戶汶上縣六戶鄆城縣

五戶鄒縣五戶共二十戶俱造冊給付本官永爲供祀應除丁糧子粒俱照例申請除豁未足地土待本縣續有開荒田地再行補給林廟佃戶容令各州縣審編均徭之日另行撥給等因到府申道覆勘相同備咨到司通詳到部該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何出光看得顏曾孟三氏俱係孔門大賢優崇典禮自當一致但緣博士曾承業父祖失襲年久是以佃戶祭田遂爾淪廢今欲一旦取盈勢難必遂所據府縣查出見在祭田四十五頃林廟佃戶二十戶比之

顏孟二家雖爲少損而將來漸次增補似亦妥便既經司道勘議明確相應擬具題伏乞勅下該部覆議上請合無將鄆城等縣查出見在祭田四十五頃佃戶二十戶俱給博士曾承業收照未爲供祀不足之數容令各州縣續補施行等因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何出光題同前俱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批到部送司案查萬曆十七年准禮部咨稱題覆曾子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承業奏乞比照顏孟二氏子孫一體撥給祭田廟戶緣由覆奉



欽依移咨前來但事在彼中難以懸擬已經移文山  
東撫按查議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山東巡  
撫宋應昌會同巡按御史何出光題稱前因為照顏  
孟曾平均稱大賢國家褒崇禮無二致今曾氏祭田  
佃戶似應比照二氏一例議給但因年久未覈以致  
失業一時全復勢委為難今既查明前項祭田廟戶  
先行撥給不足之數候該縣漸次增補似為妥當既  
經撫按官會題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移咨山東  
撫按衙門備行該司府縣即將查出田地人戶造冊

給付本官收照應納錢糧准其豁免仍查嘉祥開荒  
閑地再給五頃其人戶候審編之日再給十九戶務  
與顏孟後裔事例相同未為遵守仍將給過緣由造  
冊報部查考仍咨禮部知會伏乞聖裁  
奏為祖母守節撫孤異常艱苦懇乞天恩俯賜旌  
表以勵風化以全烏烏私情疏

高丰光

原巡撫延綏  
會鄭御史

臣祖高汝梧係本邑庠生食廩三十餘年晚娶臣祖  
母李氏生臣父爵甫週歲而臣祖病殞又數月而臣

祖母李復殞維時臣父未離襁褓怙恃雙失呱呱之  
聲徹日夜不輟臣門之不絕者如綫耳幸有臣庶祖  
母王氏者毅然以撫孤爲己任乳哺臣父無異己出  
先是王氏誕一女總數月因臣父之奪其乳也遂殤  
矣而王氏毫無愠色視臣父益親保護益謹嗣後雖  
家計日索四壁蕭條然益蓄自革佐以紡績終不以  
貧窶易初志也拮据二十餘年臣父始入庠又三十  
餘年臣始登科方欲修葺甘輟勞無奈日薄西山  
通籍未浹歲而王氏已告終矣計矢志之年二十

一歲底卒之年八十三歲中間六十載飲蘖茹荼莫  
苦萬狀臣父每與臣道及未嘗不歔歔相向也夫守  
節世豈乏人然在家溫食厚者猶易而在釜塵甑懸  
者則難矣即撫孤世亦恒有然在屬毛離裏者猶易  
而至於育嫡之子爲己子而不妬且斃己之女養嫡  
之子而不恤則難之難矣雖臣邑紳士曾經公舉臣  
卿按臣曾行旌獎然非得明綸表揚幽芳終屬埋沒  
臣恐無以慰先人於地下也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  
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不改節

者旌表門閭臣祖母汪氏正典例合又查得崇禎元  
年刑部郎中林奇榛祖母張氏兵部辦事進士林增  
志祖母陳氏俱以貞操仰荷弘恩微臣之事實與相  
同而臣祖母王氏艱苦更爲異常懇乞皇上仁普錫  
類允臣自備建坊庶有以光泉壤而風廣厲犬馬私  
衷當益圖報高厚於萬一矣奉聖旨是  
爲詐冒欺爭抗違明旨懇恩究勘正法以彰國  
憲以隆皇恩疏  
曾弘毅宗聖六十  
三代孫  
竊惟國家特隆聖道嘉惠賢裔甚鉅典也恩重始封

以傳子孫至畫一也臣在籍忽接邸報有浙江紹興  
府會稽縣詐僞生員曾益一本爲象賢嫡裔宜清等  
事意欲冒充嫡派真說鬼說夢矣伏思益於崇禎二  
年獻賦臣已知蓄有異志業經科叅奉旨切責時臣  
父疾篤無暇糾叅止具公揭校部科衙門令自警省  
臣可相安於無言矣不意狡謀欺冒愈甚臣謹摘其  
欺罔姦僞顯著者爲我皇上陳之據益稱益祖南明  
係嫡裔居紹毛知府有勘結起送益祖赴京乞表忠  
節等語不思臣祖參居武城至十五世祖據避新泰

遷江右廬陵諸郡嘉靖十三年世宗肅皇帝徧訪曾  
氏子孫於天下五十九代祖質粹始携譜江西保送  
應詔江右山左兩省查勘至十四年始給以衣巾三  
祀益祖赴京何不具疏辯明嫡裔以正承祀而止乞  
恩表忠節耶豈表忠節更要於祀宗聖祖乎益稱質  
粹祖初與曾守仁爭襲許祀田均分襲後背約等語  
不思嘉靖十八年始襲博士初授官未授田也延至  
臣父承業襲職於萬曆十七年比照顏孟例討田戶  
十九年戶部尚書石星題覆當日無物可分有何背

乎益稱致會其仁詰告巡按御史劉瑤覆劾臣

質襲肯下逮問等語不知此非守仁訐臣祖質粹之  
事乃臣祖繼祖訐曾衮質襲之事也非巡按御史劉  
瑤乃山東等道監察御史劉光國等題爲懇乞聖斷  
亟正先賢廢襲以懲姦倖以明公道事奉聖旨禮部  
知道又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不息李盛春等  
題爲遵明旨重始爵以斥奸邪以正大賢後裔事內  
稱將曾繼祖之子承襲博士將會衮革職仍奏請提  
問以治其違命質襲之罪奉聖旨是三疏並部劄等

証而益何造言肆誣乎益稱所憑者歐陽集蘇轍集  
紹興誌蘇轍集止論萊蕪祖宗聖祖道統未及世系  
至歐陽與曾鞏論氏書則鞏與南明俱非其後矣且  
襲封之初與衮爭奪之時及未獻賦以前不言而直  
至今言之益之詐立見矣又援衢州婺源之例抑知  
孔氏隨宋高宗南渡建廟於衢州婺源原有朱熹家  
廟皆兩祠而宜紹興絕無廟貌而益何敢妄援以請  
乎臣祖已經查明臣家五世累膺勅命兩取陪祀賜  
第恩監不一而足奚宗祀之靡定而欲發臣回江西

則狡甚矣夫曾衮以同宗冒襲尚加嚴譴况益不  
假冒者哉始假獻賦爲根基既敢狡飾以爭冒究其  
意實在兩立徽國家溢額之恩真弁髦明旨侮慢宗  
聖狡猾姦貪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者也伏乞勅  
下該部將曾益依律正法庶刁詐未杜俎豆增光皇  
仁浩蕩矣冒瀆天威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奉聖旨  
該部知道

爲微臣世職久延謹述先朝採訪勘覆始末仰  
祈聖斷以懲詐僞以杜後爭疏

竊照臣於崇禎六年五月間因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生員曾益冒認賢裔希圖爭襲臣已具疏控陳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時自當靜聽公論聖明裁斷但恐異日狡謀再肆曉曉臣謹述採訪始末及註銷事件爲我皇上陳之先是嘉靖十三年禮部移文天下遍訪曾氏子孫臣五十九代祖曾質粹首承禮部採訪勘覆并江西保舉起送赴部奉世廟聖旨既勘得曾質粹係先儒曾子之後世孫應立二氏例授翰林

五經博士仍與世襲欽此時有巨奸曾衮朦朧冒襲禮部從公叅劾將曾衮革職仍奏請提問以治冒襲之罪又萬曆元年八月間吏科都給事中劉不息等題同前事乞將曾衮削奪仍命曾質粹子孫承襲博士永杜爭端奉聖旨是欽此欽遵臣祖孫襲職至今五世豈期又有曾益朦朧冒認嫡裔昨崇禎六年八月內禮科爲按月註銷事禮科署科事給事中盧兆龍等叅看得曾益所奏象賢嫡裔宜清等事宗聖裔嗣久定何以忽起爭端於例有碍均應立案不行八

月十三日奉聖旨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今公論已  
定自有處分第臣慶賀事竣例當陛辭誠恐曾益盡  
工清客出入多門鬼蜮百端妄營再擾以希僥倖臣  
不一言點破則彼奸原疏在部雖經叅寢尚未除根  
終留他日起爭之地懇祈皇上聖明勅下該部將益  
原疏與臣疏從公覆止永杜後爭庶姦謀不生而宗  
祀不致紊亂矣臣謹此具奏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該部知道

爲姦冒聖裔紊亂典章營謀日狡欺肆愈橫

乞聖斷立賜剖決以懲詐僞以伸國憲疏

曾益

曾弘毅

竊照臣十五世祖據避亂江右至五十九世祖質粹  
當世宗皇帝咨訪賚譜應詔部科屢覈非贗先准衣  
巾奉祀後始定封至詳悉也嗣有同宗曾衮冒襲旋  
被勘劾竟蒙旨梏奪准臣祖廕襲迄今爵承五世恩  
叨六朝突有紹興曾益因同姓頃造狂謀崇禎二年  
間假託猷賦少爲嘗試當被科臣馮杰叅益詐冒幸  
得漏網崇禎五年間妄奏爲象賢嫡裔宜清等事被

禮部尚書黃汝良察益姦妄立案不行卷照臣將益  
虛誑等情具本控陳奉聖旨該部知道益乘黃尚書  
回籍鑽幹行浙單查崇禎六年禮科署科事給事中  
盧兆龍等爲按月註銷事參看得曾益爲象賢嫡裔  
宜清等事宗聖裔嗣又定何以忽起爭端於例有碍  
立案不行奉聖旨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臣因慶賀  
入覲慮益神姦復具本爲微臣世職久延等事奉聖  
旨該部知道欽此臣謂益屢經科參當知自斂部司  
因浙文含糊無憑正行覆奏聞益咆哮部堂凌侮司

官部司遂復行山東江西徹底清查益揣魑魅難逃  
電照去年十月內妄奏爲聖裔覈嫡已真等情瀆聒  
宸聰且疏語狂肆不經其引採訪云如宋之曾鞏曾  
肇曾布或爲曾氏後者此當時懸揣之詞非的確之  
見也其說江西以曾嵩曾衮曾質粹應召當徐提學  
面鞠時嵩衮各曰不願北徙是江西未始以嵩衮應  
召也又說越以曾南明應召旨下客死益前疏何云  
益祖南明與臣祖質粹同應召入都臣祖質粹受封  
南明其乞表忠節前後異詞欺罔顯然况原無咨送



緣由又云益祖意爲宋忠臣閤門死節宜宋優恤之  
表揚之又何待於我朝乃自爲吹噓果係閤門死節  
何以復有遺類又說曾鞏世系譜散見於歐蘇文集  
蘇止言道統未及世系歐且議鞏非曾子後即歐蘇  
之文確有可憑當時經手查勘諸豈無見於宋史之  
足徵而必取信於臣祖之末豐一譜也其說臣祖以  
僞冒逮問既以逮問則有干國憲其何得受封主祀  
况無紅本卷案可証又詆臣祖子天孫瞽殘癘接踵  
聖靈弗饗夫人之大壽不齊與世系之真僞奚閔且

臣祖質粹承襲數載臣父主祀四十餘年誥封累承  
又何得謂聖靈弗饗益之狂妄如此臣應候山東江  
西勘文到日真僞自明何必贅言但益姦詭愈熾欺  
罔愈甚勢不得不爲皇上陳之廼臣所奉者朝廷之  
明命所守者家傳之譜牒臣所知者臣祖質粹爲受  
封之始祖臣爲主祀之嫡孫益有何可據翻六朝之  
定案湫諸臣之叅駁即益果係曾氏後裔何益之祖  
父不言益早年不言敵賦時不言直至今日言豈曾  
氏今日始有嫡耶部案科叅俱在臣部劄譜牒暨各

省勘劄俱在懇乞皇上勅下九卿科道會議先朝之  
封典應否變亂又延之世爵應否姦員臣世守之譜  
與益臆造之譜何真何偽歷朝之本章與益雜引之  
外傳何遠何從仍治其違命冒濫庶賢裔以清國典  
以重矣臣曷勝惶悚戰慄待命之至奉聖旨該部知

道

禮部題覆

黃士俊

明禮部尚書

看得宗聖後裔世居東魯之武城至十五世孫曾據  
者避新莽之亂自武城徙豫章則曾弘毅之派也

數十世而有曾鞏之孫曾志自豫章宦越流寓會稽

則曾益之派也往者恭遇世宗肅皇帝崇儒重道特

詔訪求於是山東以曾守仁應江西以曾質粹應浙

江以曾南明應當日廟堂之上幾經諮勘幾經參詳

乃始舍南明守仁而獨以質粹主祀欽奉肅皇帝聖

旨亦既確有憑據未為信從矣攷其時微直守仁相

安無言即南明同在訪求之列而僅疏請表祖曾志

忠節奉有該部知道之旨並未及宗聖主祀事豈非

質粹派系彰明固有以服其心乎人更五世時閱百

年而南明之孫曾益忽起而與質粹之孫曾弘毅爭此世爵夫宗聖祀典關係匪輕臣等何敢臆斷惟所欽奉者先朝久頒之明旨所詳按者三省覈實之回文雖曾益與弘毅彼此互相詆攻宗支誠難遠遯然虛心而斷之以理則劃然不可移易耳當質粹入應訪求始則奉命衣巾主祀既則奉命授五經博士世襲肅皇帝聖旨炳若日星皆曾嵩曾衮南明守仁所共知而其遵者質粹既故曾衮輒乘其孫未襲百計冒承維時科臣李盛春及劉不息等各疏劾之其臺臣

給付本官收照應納錢糧准其豁免仍查嘉祥開荒閑地再給五頃其人戶候審編之日再給十九戶務與顏孟後裔事例相同未爲遵守仍將給過緣由造冊報部查考仍咨禮部知會伏乞聖裁

爲祖母守節撫孤異常艱苦懇乞天恩俯賜旌表以勵風化以全烏烏私情疏

高斗光

原撫延經

臣祖高汝梧係本邑庠生食廩二十餘年晚娶臣祖母李氏生臣父爵甫週歲而臣祖病殞又數月而臣

祖母李復頌維時臣父未離襁褓怙恃雙失呱呱之聲徹日夜不輟臣門之不絕者如綫耳幸有臣庶祖母王氏者毅然以撫孤爲己任乳哺臣父無異己出先是王氏誕一女總數月因臣父之奪其乳也遂殤矣而王氏毫無愠色視臣父益親保護益謹嗣後雖家計日索四壁蕭條然盭齋自苜佐以紡績終不以貧窶易初志也拮据二十餘年臣父始入庠又三十餘年臣始登科方欲修葺甘旨絜劬勞無奈日薄西山臣通籍未浹歲而王氏已告終矣計矢志之年二十

禮重大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勅下臣部欽遵施行崇禎八年九月初三日奉聖旨曾弘毅既係宗聖嫡派曾益何得紛爭冒陳姑不究

附江西勘結回文

未豐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姚應詔等呈爲公覈先賢嫡裔以杜詐冒以昭勅諭以彰國憲事聖明欽崇聖道典禮聿隆於往代嘉惠徧及賢胤考覈尤嚴於錄廢竊謂宗聖曾子其故居武城也傳世十五名據因避莽亂徙居江右廬陵即今未豐之木塘源是也流

派根因史書誌載彰彰可攷幸遇嘉靖十三年詔遍  
天下訪求賢裔嫡派有曾質粹據公之嫡脉武城之  
譜系廟坟之碑銘江西山東二省文宗幾經勘覈詳  
覆題請質粹始得携譜應舉徙家北遷嗣守坟廟譜  
記碑銘毫無混亂至十四年奉旨給賜衣巾奉祀相  
承十八年勅襲官爵廕後萬曆十七年勅命給賜田  
戶固知在天之靈不昧實由先賢之澤不斬况經兩  
省勘覈無偽府縣叅詳明確即當日本邑同宗曾袞  
亦興鑽伺之謀遂經部院題劾明正伏辜奸雄落胆

質粹恩受六朝爵廕五代上有明旨下有部咨煥然  
天下昭著耳目脉衍子姓並無支分譜牒之源流實  
明鄉族之結証俱確况今聖天子崇賢理道明如日  
月正奸宄歛跡之時彼曾益無根之譎冒難逃炯鑑  
弘毅累世之承恩豈容飾掩今奉稽查從公備呈緣  
由伏乞照詳○儒學署教諭事舉人車應兆訓導郭  
捷嚴享看得曾弘毅宗聖曾子之嫡裔也宗聖十五  
代孫據避亂南徙至弘毅五代之祖質粹應詔北遷  
原經兩省勘覈詳明稽查的確根源流派誌載昭然

况六朝之襲爵如新五世之承恩猶昨即當年曾衮  
已難肩之遍訪之時矧今日曾益安能爭之數傳之  
後文獻自有徵信國典豈容濫膺今據闔學結呈理  
合申詳○永豐縣知縣陸運昌看得國家右文重道  
之時錄先賢後嗣官以清華爵延及世甚盛典也內  
而部科外而院司守令勘結具奏始授以爵杜詐冒  
也今博士曾弘毅五世祖質粹于嘉靖十三年應世  
宗皇帝求宗聖後裔之詔經江西結勘到部十四年  
始給奉祀衣巾十八年蒙恩與以世官閱二十餘年

同宗曾衮冒襲後經科道糾駁改正則當日經幾許  
勘覈不為不詳五年授職不為不鄭重非其種者鋤  
而去之不為不明確稟成在昔續紹迄今不為不長  
久矣彼曾益者不爭於百年之前訪求天下之時而  
爭於百年之後澤及五世之日豈當時通行省直之  
旨獨不及於浙耶况又遠之譜系可稽而近日之明  
綸當守尊君命而衍渥恩革覬覦而綏賢祀上臺自  
有獨斷今據該學諸生結申伏乞照詳○吉安府知  
府林一柱看得當肅皇帝之詔求宗聖公後也木塘

避地實本武城攷之史誌譜牒經山東江西兩省勘  
覈灼然定其爲嫡派故質粹始給衣巾旋授博士延  
世至弘毅蓋已荷六朝之恩光矣會稽果遙遙華胄  
何泯默於訪求之始至今日而會益者乃欲同會衮  
之冒昧也芴蕩之與藁本真妄昭然事固閱久而愈  
明恩真一定而可守今據該縣結申伏乞照詳○江  
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朱之臣看得追賢錫爵乃國  
朝崇道之重典非其種者安敢冒援會弘毅乃武城  
曾子之後也自十五世避亂徙居廬陵至五十九代

復應肅皇恩膺受五經博士歷至今又五世矣考諸  
文獻傳譜世系昭然迺會益以會稽生員覬覦同姓  
冒爭妄認指鹿爲馬誰其信之今據府縣查勘既明  
取有不扶其結無容別議相應具由詳覆伏乞照行  
○江西巡撫都院解學龍會同巡按御史李宗著會  
看得五經博士會弘毅攷之世系委係先賢嫡派當  
日詔訪天下勤結犁然若會益果爲嫡嗣何以不鳴  
於詔訪中外之時而爭於五世久膺之後則其旁引  
雜証冒籍顯然尚應嚴懲以警其後今據該司前來

相應咨覆為此備由移咨貴部煩請查照題覆施行

須至咨者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式西漢縣縣制輸學諸會同

嘉祥縣志卷之五終

嘉祥縣志卷之六

明嘉祥縣知縣公安龔仲敏纂脩

清嘉祥縣知縣遼左張太昇鑒定

儒學教諭蒲葢霍希賢

訓導威海呂祚蕃

邑廩膳生員董方大續纂

副榜恩貢宋延祉

增廣生員李昂鱗

藝文志



序

嘉祥縣志序

無錫龔勉

明正議大夫

究以西三舍爲嘉祥嘉祥古武城卽言游所治邑也  
道化翔洽風行草偃豈非絃歌鳴響振古一時哉邑  
人曾皙父子先後遊洙泗而子輿最年少迨其後領  
一貫之傳獨得心印則誕靈育秀厥有自矣曾氏封  
邾國公配吾夫子祀嘉祥一邑洵當與闕里並重也  
明興二百年來董狐于邑乘者有載有關俾覽俗採  
風之士多有遺憾非典也先是顏孟有志而曾無志

志曾氏自直指羅浮姚公始檄城武張令戒之考究  
詳明舊章新制爛然備矣龔縣令以曾志轔新兼之  
府志脫藁而嘉祥邑載不得與二書並傳亦非典也  
於是掇古標今上下數百年間首方輿次建置次食  
貨祀典又次以表傳藝文而復特標曾氏父子之學  
以明聖學之所由傳蓋關係道術宗旨非特備一邑  
之文獻已也不佞備兵濟夫適承邑乘之戒受而卒  
業曰都哉覽斯志也豈獨採風辨俗按圖籍而識方  
宇亦且溯流窮源考世埶而明道脉矣洙泗上應奎

妻為東壁圖書之府下拱泰嶽其一脉折而南為尼  
山顏氏禱焉以生尼父嶽峯七十有二肇七十二賢  
龍門氏稱東魯於文學為天性真知言矣吾夫子祖  
述憲章融帝王之統衍為一貫挈而授之魯氏卒也  
悲當世無王取魯史筆削係王于天為萬世正綱常  
終獲麟焉今之所謂嘉祥非當時所稱獲麟地耶吾  
夫子發跡尼山鳴鐸洙泗傳心子輿絕筆祥邑則斯  
地也蓋禹古文献之所萃矣不佞常遊歷其地見其  
畏崔峯澤為山九十有九有泰嶽之象焉其俗得

惟魯而少文有洙泗之遺焉其民急于公賦耻于  
私闢遵王化守繩墨有至道之雅焉雍雍然絃歌之  
舊也嗚呼魯志成而人知宗聖矣魯志成而人知秉  
禮矣祥志成而人知邑之所以為祥矣不佞舞象之  
始誦法孔子尚友子輿思欲快覩鄒魯之墟而今乃  
縱觀其地並得序其邑志豈非生平一大快哉若曰  
物產之多寡科第人材之有無此腹背毛耳志中有  
載而序不具論論其淵源于洙泗者如此

山子曾志序以書萬世其後金陵焦竑

翰林修撰

孔子訂六藝以垂萬世易詩書春秋皆因古人之纂述稍稍刪次之而已其自言惟論語孝經戴記為詳孝經為曾子而作論語成於曾子之門人戴記學書二書表章於宋又曾子以授之子思者也由此觀之孔子之學惟曾子得其宗豈誣也哉當時三千七十字之流聰明才辨者非少也而獨曾子之魯者得之此無異故蓋中庸等耳乃君子得之以時其中而小人得之以恣其無忌憚之為則受之者其器異也况曾之時逆知後世之小人存自詭于中庸者矣故謂

繆于仁義禮樂之文諱復于孝弟忠信之行而未嘗輒及于道至于情欲智故祓濯無餘而一以微言相授受其指掌而意寤當不難者何者其憤悱也深則入之必易磨礪也至則居之必安非曾子弘毅之器何足以當之不然道之未得而務擺落古人之形跡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移游茫昧反易為浮誕惰縱者之所托在聰明才智者往往然矣此學道者非斷乎以曾子為宗不可也我朝稽古右文孔氏及顏孟之後皆被延世之賞奮矣曾氏子孫自漢都鄉

據南游豫章嘉靖初下詔訪求乃得之今並稱四氏  
列于世官何其盛也三氏向有志以紀世系暨累朝  
恩禮之盛曾氏獨闕裔孫博士承業請于直指姚公  
力成之而問序于余余聞公侯之世必復其始矧夫  
統共聖真而身繼往開來之重者乎然則曾氏之顯  
融光大乃理之常而非遭逢聖世亦孰能成之夫原  
本道術以載國家崇儒重道之美余之職也乃不辭  
而爲之序至于世系之始末亦不辭而爲之序  
魯志後序

魯志後序

文籍

李天植

疏

疏

余自受書始見太史公適魯感慨低回作孔子世家  
詳哉其言之也及讀群弟子列傳子輿受業數語何  
寥寥至是博士家尊子長如著蔡誰復越耳目而前  
乎余治兵曹濮有暇日進魯諸生而問典籍諸生曰  
有闕里志在余披閱而嘆曰周禮其在魯乎問顏孟  
皆有志而曾志獨缺間取顏博士家錄數卷讀之亦  
魯魚帝虎耳嗚呼東魯之於文學其天性也况當右  
文之朝前喆輩出乃令典籍不備斌斌之謂何於是  
與城武張令諮耆耆刺群籍取舊志而哀集之汰什

一益什五爲一家言以歸博士猥云補史氏之闕爲  
魯氏忠臣而名山之哉抑亦俾魯氏之典籍不至湮  
沒已也適直指姚公觀風東魯奮猷展采允注意典  
籍焉博士因以魯志爲請直指乃召余而詰曰魯志  
成何不付殺青豈以魯有功聖門在顏孟下耶余唯  
唯否否直指復謂余曰昔吾夫子以孝經屬參經成  
而赤虹亘天文成黃王是天以瑞應可與河圖埒今  
功令所著則大學十傳耳是編也載魯子之孝大備  
博士家家傳而戶誦之則經翼而傳不必衍矣且

天子以孝道典理銳意治平用是以備獻納待顧問  
其爲益非渺小也豈直曰備魯氏典籍云乎哉

不書

夫子代魯子答弟子書

廬陵歐陽修

宋太子太師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  
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  
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  
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  
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

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于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于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歛而夫子歛之也

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萬數吾未見其可况一馬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譽于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弁夫子之席而吾與足下趨進于左右歛衣而立負墻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

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鑑然而叩寂然而應當  
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嘗欲德之必慚也昔者吾友  
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  
尚在而設之于夫子之席吾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  
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備孰與子淵夫  
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群弟子服其為人孰與子淵  
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  
一可而獨以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  
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

欲其夫似則當以陽虎為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  
果欲觀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觀  
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  
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  
苟而已矣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  
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  
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  
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  
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

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  
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  
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  
而不得見矣苟不得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  
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  
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  
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  
如有知則子淵子路輩曠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  
諸足下其思之不宜參白

林記

重修宗聖廟記

劉不息吏科都給事中

聖賢之道與元氣相流行聖賢之澤與天地相終始  
中間雖聖賢後裔亦有幸有不幸者遇也數也我國  
家尊崇道德超軼前代海內郡邑春秋祀吾夫子而  
配享者顏魯思孟四大賢四大賢在魯境內相去二  
百里今闕里孔顏及鄒孟氏之祠廟俱修廢舉墜而  
魯廟之在嘉祥南武山者獨久廢不治顏孟之後自  
宣廟以來各世襲五經博士有祭田以供時享廟戶



以供洒掃曾子之後泯然無聞是不爲曾氏之一大  
不幸耶肅皇帝念及四賢一體皆有大于吾道而  
曾獨無後詔所司搜訪曾氏之後可繼者於是江西  
曾質粹以譜出所司覆其非廣得旨授博士世襲例  
給祭田廟戶俱如顏孟二氏例於是宗聖之裔得與  
三賢並恩矣未幾質粹沒子幼而孤江西之派遂有  
乘間冒襲其爵者適予承乏吏科質粹孫承業叩關  
自籲諸寮案聞之大爲不平乃爲承業疏奏畧云質  
粹猶始封之國君質粹有孫次派固有遞襲之理今

改正如例罪其冒者命下如議令承業世世繼襲不  
者姑革置而曾氏之襲先出肅皇帝之特恩今出皇  
上之乾斷固曾子在天之靈有以啓之予敢貪天功  
爲已力然向非予之論奏則曾氏之脉不絕如綫者  
幾何不爲奸宄冒奪耶予以爲曾子於此蓋有奇遇  
是不爲一大幸哉承業既定職還嘉祥報祀宗聖公  
東郡士大夫罔不忻慰稱快然公論雖定而廟宇猶  
未修時撫東省者中丞趙賢按東省者侍御錢岱暨  
分守叅議查志立分巡僉事詹沂下檄所司出帑金

一撤南武山之廟而新之經始于萬曆己卯之九月  
成于是年十二月於是宗聖公廟貌又得與顏孟二  
廟並觀其爲魯氏之大幸又何如耶嘉祥令毛進德  
以予悉魯氏顛末者請記嗟夫宗聖公不嗣蓋三十  
年矣質粹承業可不謂魯氏一中興哉是廟之修與  
會計者則東昌同知劉堯卿金鄉縣令楊楫城武令  
王都滋陽簿韓應麒督役者則嘉祥幕夏正宗濟寧  
會曹宋之誥義官劉煥俱於魯氏有功例得書

好王太宰鄒鑒碑記

孫綽晉著作郎

公蓋黃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紀於祖御史大夫之  
碑矣靈和誕授載有公侯至德碩量天寶挺之瑯琊  
王應天啓之運闡中興之道思延英賢以匡王業乃  
假兗州刺史金章仍割玄鉞載飾于時羯寇凶熾群  
逆焱起公奮其忠勇精貫日月信順爲甲冑大節爲  
城池故能摧却凶寇全身濟功惟公德器純固休識  
深弘敦尚衡門則服膺魯閔毗亮皇極則憲章元凱  
篤誠簡于帝心明允著于蒞政信鍾山之圭璧歲寒  
之靈木者也摘藻風雲策名帝錄肇階方尺遂隆台

D

岳王室未休吾何以豫興言再慨思康天步將俾皇  
 化歸之太素彼蒼者天曾不遐祚哲人其萎民斯攸  
 慕嗟爾後昆式瞻宏慶曾聞知宗皇神顯風華永照  
 故山惠濟公廟記蘇全良 趙衡正 東昌教授  
 崩山之南火西歷四墩許有地隱然若圮廓者焦城  
 也其西巖然淨若林黛壓諸峯而南邁者青山也山  
 之右脇若擁若導若拱若揖其侈然端跨于林霏掩  
 曖之中者惠濟公之祠也若乃叱咤風雲呼吸雨露  
 祛炎暢而掃魃孽甦焦枯而沃生意俾泉石草木山

川人物咸霑潤澤者神之威靈德惠也神應之跡其  
 來久矣廟左有漢建寧元年碑碑毀無考右立晉末  
 安頌文字剥落難辨惟宋金諸刻悉著其感通而於  
 神之本始所由則未詳也至前宋淳化三門記崇寧  
 封牒已稱崇祐廟特封寧應侯初不知起封何代也  
 宣和增封惠濟公牒稱古焦王子嘗攷之搜神記神  
 本神農氏之後封于焦其後以國為氏地在弘農陝  
 縣晉末安碑陰多焦姓者雖遷徙未詳竊意山陽焦  
 城是其苗裔所居也嘗聞之生有聖智歿為明神在

然則爲聰明正直之資者在神即有雨暘變化之功  
所以隘山谷飾洞府膏潤一方百姓至靈極變而莫  
可測也大德五年夏五月旱太中大夫濟寧路總管  
睦公使知事宋鐸請禱于神汲水半瓶負至壇次是  
日果大雨明年三月復不雨農艱播種公乃詣祠祈  
之雨遂盈尺東作遍野隴畝無隙六月中旬禾稼吐  
秀復苦旱即命經歷王明來祀應時雨澍歲乃有秋  
公曰不葺祠宇曷謝神休檄嘉祥縣達魯花赤伯岳  
緡嘉祥尹劉慤主簿兼尉楊仲明典史王楫董其役  
經始于是年十二月落成明年三月伯岳緡等請  
立石以紀其事因予看胡山素知神靈問文于予予  
不獲辭而記之如此

魯秋胡廟記

趙思祖 濟寧路教

縣南五十里有平山山之巔四平如掌高數丈泉井  
土肥可耕可稼上立神祠軒楹斗栊丹青炫耀像貌  
儼然如王者祠之前松栢青蔥花卉爭妍土人咸曰  
魯秋胡廟也西枕洛河北跨莒山林木茂美露冷風  
清隱映有秋胡塚世傳胡妻邵氏其族居戊戌鄉凡

歲旱邵氏喬率領田畯各荷蓑笠往祈于廟未歸中  
途而大雨即至以故祈雨屢驗於是俗亦呼之爲邵  
姑姑廟云蓋嘗攷列國志秋胡子魯南武城人嘗仕  
于陳迄今千有餘載祠之興廢不可考也至元九年  
春三月不雨赤地千里二麥焦枯主簿夏清引躬自  
咎率耆老禱于神是夕乃雨禾稼遂蘇歲則大熟余  
觀神之英風勁氣凜凜如生固宜其感應若斯之奇  
哉雖然天者生物者也以生物之天而人呼之未必  
應即應矣而亦未必速何以茲廟之祈即應應即速

嘑風雲于旦夕沛雨露于呼吸非天下之至神其孰  
能與于此與先是清欲立石以記不幸賫志以歿其  
子興願承前志問序于予予故書此俾刻之琬琰傳  
于不朽云

嘉祥尹張公去思碑內

嘉祥尹張公名慶字景祥開封鈞州人也天順癸未  
下車嘉祥壹意親民不市其德視夫喜功標名駭愚  
震俗者有間嘗試槩舉其政蹟如春和循行東郊廣  
勸桑麻禾始秀親督民朝拂曉霧以資碩粒至于商

行諸澤以湫溢滙爲巨浸則曲爲開通以成沃壤且也約婚踰時如張宜輦死喪無藉如劉剛等流移無依如張善者約數百家公皆區畫多爲之所夫是以婚喪有藉賴而逋逃獲復業大抵皆侯之賜也當其時未嘗設鈞籍也何以境內無奸民未嘗爲手中也何以左右無觸網未嘗清肺石也何以囹圄無啣冤未嘗急催科也何以廬庾無逋負未嘗借乘輿也何以周行無厲揭未嘗更壇壝也何以雨暘無愆伏則又一一皆侯之賜也若乃修葺學舍鼓舞士氣衡文

較藝問難一堂頌令文教改觀鄙俗更化士厲名檢民耻澆僞言子學道之治似不越此所以治行甲山東不旋踵調章丘嗚呼章丘何幸哉我嘉祥安得復借一年也比行遮道涕留車枕不得前侯曰予待罪嘉祥數年于茲無德以及汝夫何流連至是未幾亦愴然悲潛然數行下所謂壹意親民不市其德者洵不誣哉他日必有珥筆承明爲傳循良者故先爲去思記以誌云

秦五先生祠記

東巡按御史

余奉簡書觀風齊魯按部所至凡事有關於世教者  
輒亟圖之時東昌事竣道經嘉祥嘉乃女濟濟郊迎  
歸謁于公署曰吾邑舊武城也子游子羔爲宰曾子  
挺生子游所得者澹臺滅明曾子所友者黔婁俱產  
茲土而祠廟曠然焉爲泐之余曰師世範俗懿行也  
崇德報功盛舉也其俞所請爰檄有司卜地于萌山  
南麓得高廣之區背層巖而面列嶂鳩工庀材爲祠  
四楹甃月臺下設階墀繚以周垣闢中門扁曰五先  
生祠祠內序陳五賢木主爲同堂異室之制春秋如  
禮釋奠皆邑令閩人朱應遇所經營綜理者也予究  
以其狀白余且請記之余惟賢傑之生立德立言立  
功並垂不朽其精神靈爽直相與爲終始豈以祠之  
興廢爲存亡哉碩賢傑不以祠重重賢傑者則不可  
以無祠以斯賢而治斯地以斯地而毓斯賢歲時瞻  
謁得不惕然思曰學道愛人吾能播文學爲吏治乎  
弘毅任道吾能悟聖真於一唯乎能以孝先民俾民  
化於禮不遺其親乎抑以禮義律身如所云行不由  
徑非公事不見邑宰者乎能不戚戚貧賤不欣欣富

貴寧正而不足毋邪而有餘如昔所嘆許者乎詩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士也誠知柯則不遠而有景  
行之思乎其於建祠之意庶幾爲無負如其位禋祀  
而忽躬修欽崇報而闡矩矱此務華絕根安所言重  
道安所貴寘祠哉然則是舉也吏茲土者與產茲土  
者其均有所仰也夫其均有所勸也夫

重修關聖帝廟記

武進江文溥

本縣

原夫山高不崩而祈羊至川深不涸而沈玉極神靈  
所積也忠義之積貫於川嶽之死靡他俠俠烈烈

轟煜煜聲光警熠存丹化碧扶宇甸不敝豈獨立懦

蕙頑哉踐土食毛悉臣悉主鞠躬奉身奚有二志若

夫犄角羣起從龍逐鹿諸陵改色九廟慘阻一墮大

節隕恨終古是以天子下堂諸侯抗凌用奮筆舌尊

攘定傾春秋之志也洛陽既遷盛德在火桓靈雖燼

薪傳未殄委裘猶朝也况天下英雄如使君者乎許

昌建業策力佐命者惜焉擇木區區捉刀人嚇天子

視腐鼠忍北面事之心無肉目無瞳矣豫州未事之

先溷迹賈豎然諾定交非瞋目語難比桓侯負偶強



之姿願隨鞭弭義心折耳壇壝祭告刑牲揀盟桃源  
片席墟炎再振致隆中色起實與公志呼應非徒物  
色勤也閱歷艱闕大節愈著用操而不爲操用死義  
而不輕爲義死卽往佛盼公山遇桓司馬之智所以  
權倉卒者方是特輔翊何人成旅何在筑筑斷梗一  
且身殞事去非匹夫之諒哉迨受命荊州瞞魏髯吳  
憑其吞吐華夏震疊子明輩以虺蜴螫之然大業有  
託矣仲尼生衰周著春秋大一統俎豆垂萬禩公當  
漢末奉春秋義尊攘斷如以是終臣節生氣赫赫行  
于天今香火遍域中蠻夷咸憚志噫嘻此烈者與嘉  
受公福庇久數年來寇屢傾城俱彷彿見公憑城而  
坐因胆奪不敢再窺伺寇氛縱橫墮壞名城無數嘉  
以彈丸獲全非公靈爽懾之當復何似率嘉民展拜  
見廟文勢寢倡興修飭俾嘉民得世瞻仰賴藉無諉  
也

嘉祥尹張公殲虎記

嘉祥尹張公殲虎記

邑小青山之麓有虎焉人傳自金鄉來者一時途之  
人驚相告曰有虎有虎在山之隅或信之或疑之或

信且疑者半俄見里人無少長自山以西嘻嘻然操  
鬼置呼群犬而來以爲是物之可以網羅得也此至  
虎咆哮而起聲振山谷其氣上浮若白虹之貫日須  
臾捕數人無異猫之捕鼠然于是犬相與垂首曳尾  
逃匿深谷中人棄鬼置而奔于石巖之上途人望之  
却走或棲于木或伏于塹無不相顧錯愕駭然色變  
嗚呼雄哉語云山有猛虎藜藿不採杲驗已而邑令  
聞之從容策馬以行顧從者而言曰余觀君子之制  
凶人也緩制之則可以驅除而無難急制之使窮而

無所之于是凶人之計狡而氣盛則其煽益烈故其  
勢益鷓張而卒不可制非惟不可制且肆其反噬而  
有中傷不可測之害今余于虎亦云既行去虎所里  
許欲候其定設檻械之虎須臾由小青山下南行令  
尾之虎徐馳至郭家村入一室中令率從者持弓矢  
荷戈矛從事須臾虎乃殲至哺邑令歸諸生成揚言  
以賀令曰諸里人之力也諸生曰不然竊聞之天下  
爪牙威裂之物逞逞攻擊之不勝而後反爲其所傷  
者莫不起于攻擊之太驟而無所以勝之之術當虎

咆哮小青山時亦既氣凌萬夫以故衆志奪焉是以  
張皇奔潰而計無所之迨吾師至而故緩追之緩之  
而終至于必勝者何也以其不急于撓虎之怒而從  
容馴致則其氣又盖乎虎之上矣此所以須臾殲之  
不難也若里人者又息乎哉何力之有焉邑令起辭  
諸生乃揖而去邑令爲誰姓張氏諱太昇遼東人時  
順治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也

銘

麟臺碑銘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  
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于是文王以有  
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又故鳳鳴于岐洎周德  
凌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  
憲章聿修故麟見于魯於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  
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  
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  
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興廢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  
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

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配爲典章  
學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  
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賜嘉瑞光照厥功故周敬魯  
衰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爲王法之器魯國  
爲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噐鼓仁義爲舟航捷  
褒貶爲篙楫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  
稱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于天下而信于智者法  
不著于當時而著于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  
三家之衆與興王澤霑及烝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  
矣豈復厄于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  
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  
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于季孟靈瑞之出也  
待其時則名薦于郊廟不得其時則身懼于殘天是  
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及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  
以應感不能及時以自靈被厄于陳蔡獲麟于大野  
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  
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  
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乎鄆停驂

訪古經獲麟之舊壤感先聖之不遇徘徊周道乃作  
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  
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爲來哉周雖不綱孔子  
實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及邪歸正吁嗟  
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礼行位尊者或乘戾身窮  
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  
數沒德至時否楚國浸廣秦封益後墻仞迫阨崎嶇  
闕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麇出非  
其時麋鹿同羣孔不有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

何云

青山禱雨銘

廬江湯節

漕運叅將

距濟寧西五十里有邑曰嘉祥邑之南十五里許有  
青山山有惠濟公廟凡遇水旱螟蝗人咸于此禱焉  
罔不響應由是謁謝者無虛日正統八年四月初臨  
濟以南天氣亢旱田禾枯稿河道淺澁漕艦難行節  
叅奉命總督乃令沿河郡邑禱求雨澤卜于五月十  
二日濟上設壇躬伸懇祈遣州衛官徑行廟前龍井  
投詞取水次日果獲大雨秋成有望漕運亦得通行

爰潔牲醴于是月十六日詣青山廟躬謝並刻石以誌其歲月云銘曰青山之巔有廟巋然惠澤瀰瀰利濟綿綿官耆祈禱靡間後先節顯奔謝匪媚匪愆禾稼敷秀亦通漕船綴辭巉石神惠遠傳尚莫孚澤祚國末年

義士張懋學誌銘

孟津王鐸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聞諸縉紳嘉祥有勵益先生張君居丹鳳山下其行潔孤特人為文輿聲蔚蔚以數奇不第君尋亦厭棄之予嗣與君之子百嶼游善又益知其尊人挺挺

有忍物而接和萬人憫一人砥難矣百嶼走使千里

乞誌于不佞於戲武高有子而修練要張君豈終不

遇耶按狀君上世洪洞人明徙東三世業儒其表表

著聲者君父翔梧公好陰行善不為猥狻橫厲廣文

霑化董道論長山歸授毛詩于家勵益君肄之不息

且承志弗敢替有孝聲為文類倜儻雄長非齷齪伍

也而儕偶多忌之君獨歛然以應鄉輒叱君仰而嘆

曰藝之罪哉人之遺有時發有地也君以三世皆單

傳族屬踈君念之曰葛藟猶庇其本根若之何其貳

之母乃有流心乎伏臘時饑篋收族訓典且曰族類  
比義激則洽不則赧於是族人翁而惇篤于君不知  
其他廣文君色喜因進飲食曰有子能封殖吾家予  
老人可以安厥志矣遂臻大壽里中紛角者君解之  
引手急難俾歸衍適無相怨囿也亦無德色年荒赤  
米市無困鹿多虛公嗟曰吾忍爲穀藪乎天降凶饑  
而修和者補救之固其所也遂多所周人悅有慙鹿  
聲君五子手授經講之令嘒其義曰文藝也情摯不  
可不精色玉無光則石也儒子其勗諸時多謔詠倒

上以事餽君而陰實鈎刺陽假酒作氣數數嫂罵以  
坎廩君君第忍焉結緡自持曰蜂虻有螫不可搆也  
無論構之勝不勝懼以傷先人之志而且釁相尋無  
已時惡乎可守尺咫安人則何不示人以廓弘蕃幟  
耶其後疾人亦自傲無他言人以遜聲歸君癸未冬  
百嶼成進士鄉里族黨與二三齟齬者咸來賀曰勵  
益君耦而墾圳耦必獲獲必食餼誰謂練要終不遇  
哉君亦大歡月餘痛飲中痺六載伏枕褥將受封如  
百嶼官未幾終於戲此之謂勵益先生乎不佞恨未

見然其孤潔修和可以善躬作懿處有能施處逆不  
搜要其中固有以勝之者忌人之牴牾非適以效攻  
至于君與奕耀于後聲聞無沫先生何缺之有斯不  
佞之所以憚然于誌也銘曰行也者若根之苞絡和  
也者若鐘之諧樂獨厘以韜衆吉用招蟬聯子孫允  
踊厥祖疇斯允斯景哉塚土向不示人以德公善

傳

烈婦滿氏傳

氏隨翁任死于安慶府傳已載安慶志中故正傳不載附記于此

安慶鄒之彥

烈婦滿氏山東嘉祥人祖以廩生游太學父不盈邑  
庠生滿年十六歸同邑杜養朴杜故世儒家也滿閑  
於教訓起居出入以禮中饋之暇則習女紅曰此婦  
功也曷敢曠歲庚申翁杜觀光以明經教授安慶府  
跋蹠且千餘里滿偕其夫請于翁姑得隨行蓋翁姑  
垂老冀斯夕視養爲慰耳明年辛酉翁倦勤謀歸而  
餼不繼居官舍未果行至十二月夫朴偶染疫滿廢  
盥櫛侍湯藥時慰語曰是易調者母但久之益篤滿  
請于天願以身代竟日夜匡倚雖骨熱面不怠翁若



姑皆改容起敬滿察夫無生理涕泗交頤爲夫易衣履畢拜床下向夫叩頭者四夫竟不起入夜翁姑痛極兼以理喪具勞瘁滿獨乳其子女俾寢熟解衣帶自經于棺傍家人莫覺也向曉翁姑來視始見爲之慟絕滿時年二十二歲遺一女方二週一子僅八月替曰烈婦之見於載籍者多矣然或有所激未有信心若斯者也夫死矣子女依依翁姑方起敬必能終志無激也而死者尚煥生者已灰一燈熒熒兩骸忽忽嗟乎烈哉方其拜床下也明終也曰此吾畢命也其乳二孤也志絕也曰此吾未訣日也慷慨從容即丈夫者亦且難之嗟乎野乘勿替彤管攸芬吾於滿氏無遺憾矣

贊

宗聖章服贊

宋張齊賢

同平章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推賢服膺授旨終身拳拳封巒飭贈永耀青編

宗聖小贊

明李天植

曹濮

道遠之器壁立之儀魯哉參也誠以自持一趨一步

範我驅馳身肩道統跡印宣尼

萊蕪章服贊

宋下謂權三司使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含瑟而對超乎冉季浴乎舞雩

歌味道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

萊蕪小贊

宋御製紹興十四年

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莫春舞雩

歌味至教師故與之和悅宜召

孔曾授受圖贊

李天植

聚彼群賢姁才與質七十三千惟曾入室省身者三

貫道則一貫若江河道若星日衣鉢宣尼曰顏與匹

宗聖請所與圖贊

李天植

孝也養志奚必美炙若以口體風焉斯下先意承之

方舜之駕然諾家庭聲高太華

宗聖耘瓜圖贊

李天植

涉彼瓜田栖遲芳甸莫莫綿綿日暮與蔓蕨之穰之

鳥集其冠悞斬其根勞而不怨孝哉曾子為史所讚

宗聖祿三釜而喜圖贊

李天植

捉襟曳縱孰與曾食焉金鳴至天子不臣三釜之祿

迺逮吾親修澼既其芳冽亦陳喜可知也樂以天倫

宗聖祿三十斛而悲圖贊 李天植

羊棗不御風木在林報春絕粒讀禮沾襟粟三十斛

感慨彌深齊遺軒蓋楚謝纓簪豈不事君未言在心

宗聖啓手足圖贊 張居仁 城武尹

病者不病乃東其首曰啓予足曰啓予手身體髮膚

毀傷何有人各有身嗚呼當守體受全歸是謂不朽

宗聖易簣圖贊 張居仁

弘毅之德守而不惑大夫之簣奚睨以飾彼執燭者

愛人以德起而易之從容友側得正而斃兩楹是則

詩 好

五言古

秋胡詩 宋顏延之 琅琊人金紫

倚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壞自遠每相匹

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

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勳

燕居未及歆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玉畿

戒徒在昧且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逶迤

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  
原隰多悲涼迴颺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  
悲哉游宦子勞此山川路  
迢遙行人遠宛轉千運阻良時爲此別日月方尚除  
孰知寒暑積僂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  
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  
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

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年往誠思勞路遠濶音形雖云五載別相與昧平生

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  
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石聲

高節難以淹竭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  
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  
美人望昏至慚嘆前相持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離居殊年載別阻河關  
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嘆

慘悽歲訪晏日落游子顏  
 即發憊然心聞中賦  
 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  
 自昔在光塵結信固終始  
 如何文為別百行愁諸已  
 君子失明時誰與借沒齒  
 愧彼行露詩其之長川汎  
 日暮汴水悲  
 高翰秋胡行  
 賦來空舞  
 賦感賦  
 晉傅玄  
 秋胡納令室五日宦他鄉  
 皎皎潔婦姿冷冷守空房  
 嫵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  
 憂來猶四海易感難可防  
 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  
 百草揚春華攘腕採桑桑  
 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  
 羅衣翳玉體迴目流彩章

君子從任歸車馬如龍驥  
 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  
 行人悅令色借息此路傍  
 諺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  
 烈烈貞女念言辭厲秋霜  
 長驅及居室奉金升北堂  
 母立呼婦來歡情樂未央  
 秋胡見此婦惕然懷探湯  
 負心豈不慚末誓非所望  
 清濁自異源鳧不並翔  
 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  
 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  
 三題靈應侯壁  
 宋謝文琮朝奉大夫  
 閔雨餘三月禱之奚不動  
 自宮以徂廟官僚咸駿奔  
 陰雲從北來溟渤欲併吞  
 風伯逞豪強一扇四紛紛

火雲復得意烈日不可存  
谷苗枯欲死農夫愁莫分  
太守號牧民如何誠不聞  
閏五月初十齋戒絕羶葷  
三鼓走青山精意求其伸  
寧應夙有靈意已達諸神  
雷電驅雲師風雨來逡巡  
是夕大滂沛盈尺遠近均  
不待太守至惠澤沾斯民  
斯民蒙侯恩何以報其仁  
太守脫罪戾何以謝穹昊  
旻謹躬詣祠下再拜陳其因  
仰戴神明威悃悞詞不文  
具職人等奉金幣此謝  
六人登萌山暫息此謝  
天台婁奎黃金裝

我本天台人山水稱淵藪  
生平性頗僻愛山如愛酒

華岳數萬丈摩空通斗斗  
五筭屹天南瑤臺羅邑才

天柱與烟霞眼中無匹偶  
寒明轟兩岩相對參前後

芙蓉千朶強不暇云某某  
擲地作金聲賦落公孫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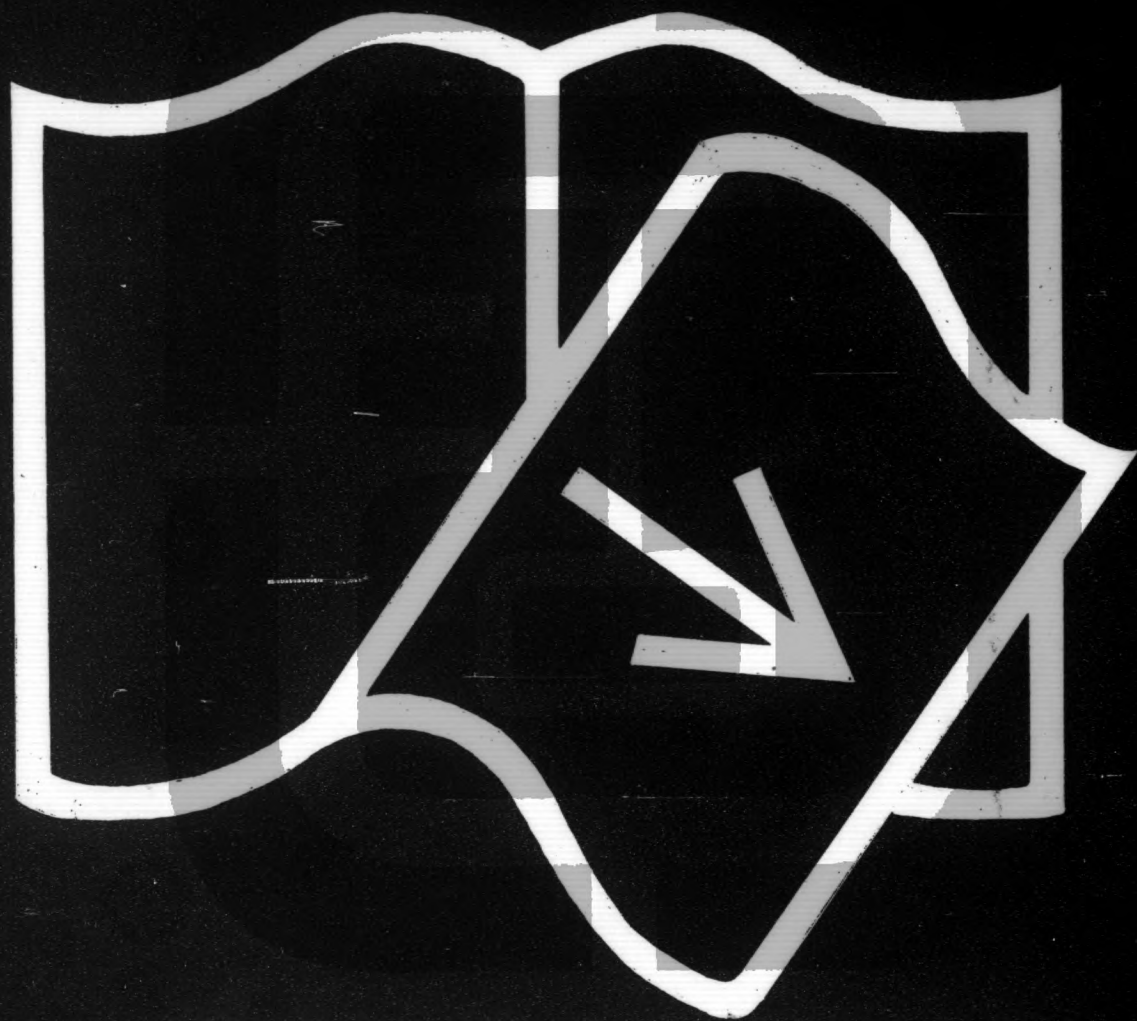
春風壯勝遊一步一回首  
挾策來嘉祥奇峰相結紐

大者老龍驤小山群馬走  
蜿蜒起且伏崢嶸九十九

愛山復得山恍疑逢故友  
掀髯發長嘯獨立山頭久

一寄亭  
太康李輔

山外復有山峰巒逞奇特  
一番晚雨過蒼翠饒顏色  
公餘試登覽坐看雲生石  
臨風發長嘯滿懷春拍拍



P31后缺

公節婦吟爲于守卿女作朱應遇閩人本縣尹

古道日已邈，栢舟獨遺芳。偉哉于氏婦，抗志婉共姜。  
引經非矯激，聊以寫盡傷。夫病不復甦，此日誓俱亡。  
皦爾白駒志，磷然金石腸。日月懸炯炯，江海流泱泱。  
貞魂永不磨，與彼並爭光。

七言古

秋胡婦

無名氏

與君結髮爲夫婦，君去宦遊宛丘下。恩情五日別五  
年，燈火寒窗幾長夜。鶯聲春老蠶事忙，携筐採



